

## 《献上今天》全人的释放：四福音透视

### 第 2 讲：从罪的污秽中得释放（2） 洁净长大麻风的（2）

大麻风患者得洁净之后，并不能立即回到人群之中，他还必须经过四道程序，然后才可以回到人群中过正常的生活（利 14 章）。首先是给祭司察看；然后要为得洁净的人拿两只活鸟，一只宰杀之后为得洁净的人作洒血洁净的礼，其次，要把另外一只鸟放在田野，表示患者已经得着释放。之后，要把头上并身上所有的毛发与胡须都剃了，在自己的帐棚外居住七天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得洁净的人还要献上四种祭物：赎愆祭、赎罪祭、素祭、燔祭（利 14:10-20）。这四种祭物最基本的意义显然是为了赎罪，因为所有的流血祭都有赎罪的意义，如经文所说：“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，在耶和華面前为他赎罪。祭司要献赎罪祭，为那本不洁净、求洁净的人赎罪；然后要宰燔祭牲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，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”（利 14:18-20）

在祭司献完这些祭之后，这个已经痊愈的人才真正算是洁净了。由此看来，律法上所认定的洁净时间和身体的洁净，显然有一个落差。身体先洁净了，然后才能给祭司察看；至于律法所认定的洁净，则必须等到这四种祭礼都完成之后，才算是洁净了。

### 三、大麻风与罪的关系

从以上得洁净的人要献的四种祭来看，大麻风被定为“不洁净”的意义是很清楚的，那是被定位在“罪”这个概念上。赎罪的需要是因为人犯了罪，就是行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（利 4:1-3）；或是说人有了罪，不论任何原因所造成的。其实，大麻风的条例不论是从哪一个部分的定规来看，都是围着“罪”的概念在打转，因为不论是从大麻风的三个特征（深于皮下、发散、红瘀肉），或是灾病所带来的结果来看，那是与罪的特质是完全一致的：

#### 1. 深于内里

罪从来就不是人外表的问题，并不只是人外面行为的一些错失，乃是内里生命的问题。耶稣不就曾说过吗：“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”（可 7:15）太多的时候，人把自己的问题放在“我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”，而没有留意“我为什么会这样说，为什么会这样做”。所以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不是我犯了罪，所以我是罪人；乃是“我是个罪人，所以我会犯罪”。

此外，罪能够进入人生命的深处，辖制人的意志，如同麻风病的深于皮下。为什么犯罪会成为习性？为什么保罗会痛苦的呼喊：“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”（罗 7:18）？这都表示罪已经深入人的生命中，如同病入膏肓，无法医治。所以人需要神救赎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是罪人，且深陷罪中。

#### 2. 病灶发散

罪会在人的生命中扩散，就如麻风病灶会在人身上发散一样。许多人的失足是轻忽了罪的扩散力，总以为我只是做这么一次，哪里知道就这么一次，就被罪给缠上了，而且是小罪变大罪，一个罪变成许多罪，至终摧毁了一生的幸福。就如大卫由犯淫乱的罪，最后演变成杀人的罪，连自己的子孙都因此遭祸。俗话说：“如果你说一个谎，就要用十个谎言来圆它”、

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都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
### 3. 蚕食生命

麻风会蚕食人的身体形成红瘰肉；同样的，罪会破坏人的生命，形成许多的破口，造成自己和别人的痛苦。比如先是平安失去了，再来喜乐也失去了，接着爱心不见了……大卫说：“……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；我的骨头也枯干。”（诗 31:10）这真是他在犯罪之后痛彻心扉的体验。

### 4. 关系隔绝

麻风病带来人际关系的隔绝，因为他必须远离人群，独居营外，这就如同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一样。先不用说触犯国法要判刑坐监与人隔绝；亚当、夏娃犯罪之后，立刻让人看见的，就是夫妻失和、兄弟阋墙。亚当把吃善恶果的责任推给夏娃（创 3:12）；该隐则为了神不悦纳他的供物，迁怒弟弟亚伯，趁亚伯在田间把他给杀了（创 4:1-8）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认为麻风病可怕，而不愿意接近，更怕染上它，那么就不当任由罪在我们身上建立营垒，至终摧毁我们的生命。

## 四、四重释放

在对麻风病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，再回到耶稣行神迹的现场，观察所发生的事，必能对这种神迹有更深的体认。这个长大麻风的为什么来到主面前时是那样的自卑？他对主的“能”有充分的信心，但对主的“肯”却没有一点信心？因为他是一个惯于被拒绝的人、被排斥的人，他被人拒绝是正常，被接纳反成为异常的，这种经历自然反映在他对主的呼求上。

### 1. 主动了慈心

感谢上帝，耶稣的回应和人完全不同，祂用无比的慈爱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所以我们的主面对这个“满身”长了大麻风的人（路 5:12），并不是用一种厌恶或是不屑的眼光来回应，乃是“动了慈心”（可 1:41）；这就是罪人来到主面前最大的把握。对于愿意求告主的人，不论那人的本相是多么的污秽或是不堪，祂永远是用慈心来回应人真心的求告。残障诗人夏洛特（Charlotte Elliot）写过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《像我这样》，不知感动过多少人。

像我这样，重重罪愆；谁能拯救？谁能赦免？  
主爱高深，召我得生；救主耶稣！我来，我来。  
像我这样，你肯收留；接纳饶恕，赦我愆尤，  
主我相信，你的应许；救主耶稣！我来，我来。

我似乎又听到神在旧约的时代，对那些活在罪中的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呼喊：

“以法莲哪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押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”（何 11:8）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！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”（结 33:11）笔者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曾当选过全班最“坏”的男生。有一天我的班导师突发奇想，要全班的女生选一个最坏的男生，男生选一个最坏的女生，我在并不十分意外的状况之下当选了。想不到这个人人讨厌的孩子，却蒙主动了慈心，被祂接纳成为神的儿女，我

的一生因而全然转变。这是主何等的慈心！

## 2. 伸手触摸

主的心动了，祂的手也跟着动，祂用手摸了这个长大麻风的（可 1:41）。如果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镜头，心中必然十分震撼。不仅我们震撼，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更是震撼，因为他绝对想不到，主会用手摸他。他所求的不过是被洁净，可是主的怜悯竟然是洁净加上触摸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？麻风病专家班迪医生（Dr. Paul Brand）有一次在印度治疗一个年轻的麻风病人，在检查的过程中他很自然的将手放在这位病人的肩膀上，想不到这位病人竟然开始发抖哭泣。起先班迪医生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经过翻译之后他才知道，原来这人哭泣是因为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人去碰他，而班迪医生却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

若今天一个长大麻风的所经历的尚且是如此，那么在犹太人中应更不会例外。因为按着律法，凡摸他的人，不但被定为不洁净的，还要冒着被传染的风险，更不要说麻风病者外表的恶形恶状本就让人望之怯步。倘若他还有妻子、儿女，他怎能断绝拥抱他们的渴望？我相信每当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他的心中会常常发出一个呐喊——“孩子！让我抱抱！”可是，这种渴望似乎已经永远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。然而在这一刻，却有一个人摸了他，是那位天地的主用一个温柔的、慈爱的手摸了这个长大麻风的，这是主动了慈心的回应。因为主深知他需要的不单是洁净，他更需要被爱、被接纳、被看为重要的、宝贵的。

## 3. 四重的释放

在爱的触摸之下，这麻风病人第一个被释放的恐怕还不是他的身体，而是他的心灵，主的触摸先医治了他心灵的创伤。他不再是一个被拒绝的人、被排斥的人、毫无尊严的人，因为万有的主已经用祂的手抚平了他人格的创伤。

当主的话说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！”这能力的话语也同时医治了他的身体，经文说：“大麻风即时离开他”，这一刻他的身体已经从大麻风的拘禁中被释放出来了。我虽然没有在现场看见那溃烂不堪的皮肤和肉——刹那之间被转变的神奇现象——但是圣经另一处记载到亚兰国大元帅乃幔的大麻风得医治的时候，他的肉复原得好像小孩子的肉（王下 5:14），两者之间的情形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从今以后，他不会再见自己满身的白疖或是红瘀肉，而是健康红润的肌肤。因此他不需要再厌恶自己的身体了。

当他回到祭司那里，请祭司察看判定为洁净并完成献礼之后，他也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，他不再是律法判定为不洁的人，他不再需要被律法中关于麻风病的重重条规所限制，没有人可以再用律法的眼光去歧视他。这是何等的释放！即便律法对麻风病的条例还在那里、没有改变，但他已经是自由的人了。最重要的，还是这个麻风病人不久之后可以回到人群中间，他已经从人际关系的拘禁中被释放出来。他可以拥抱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，他可以到自己想再去的地方随意逛逛，他可以……、他可以……。这时他的心中恐怕已经在高声重复的呼喊“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……”如果同样的经历发生在我身上，大概喊它个十遍、百遍也不嫌多。

此时，这个被释放的麻风病人是一个彻底的新人，他的毛发、胡须也都全部剃干净了（利 14:8-9），他如同得着一个新的身体，恢复了一个新的次序。对他来说，过去的种种已如昨日死，现在的他是一个完全的新人。